

藏羚羊丛书

萧潇 主编

小说卷



界

次仁罗布 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

藏羚羊丛书
小说卷

界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界 / 次仁罗布著. -- 拉萨 : 西藏人民出版社,
2011.12

(藏羚羊丛书 / 萧潇主编)

ISBN 978-7-223-03197-4

I. ①界… II. ①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01598 号

界

作 者	次仁罗布
总 策 划	刘立强 李海平
主 编	萧 潇
责任编辑	王剑箫 肖 彪
封面设计	翟跃飞
出版发行	西藏人民出版社(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)
印 刷	拉萨市明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960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170 千
版 次	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01-3,000
书 号	ISBN978-7-223-03197-4
定 价	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)

发行部联系电话(传真):0891-6826115

目 录

罗孜的船夫	1
秋 夜	10
焚	23
尘 网	32
前方有人等她	48
杀 手	56
雨 季	64
界	76
传 说	114
德 刹	124
放 生 羊	132
阿米日嘎	144
神 授	159
曲郭山上的雪	196

罗孜的船夫

蜿蜒的柏油马路上一辆公共汽车喘着粗气缓缓向前行驶。车里坐满了人,狭小的过道也被大包小包堆满。几个乡下姑娘唱着山歌,那幽幽缠绵的旋律飘逸着几分素朴和自然。一曲终后车厢里便是热烈的掌声、喧哗声,姑娘们这会儿羞怯地垂下头,安静片刻。没一会儿,又开始唱山歌。肥胖的司机嘴里叼个烟,不时地回头,用挑逗性的语言说几句脏话,夹带粗野的哈哈笑声。那张启的嘴里黄黄的牙齿参差不齐,让人看了就倒胃。

十三、十四号座位上的两个年轻人穿件皱皱巴巴的西装,两个人的袖子都挽着,嘴里不时吐出一圈圈烟雾来,冰冷、傲慢的神态叫人不易亲近。年龄稍大的叫祖岗,另外那个叫达瓦。最后面坐着的是个老太婆,紧挨她坐的是她的小孙女,旁边还有一个满脸胡子的壮汉和一个被疾病折磨成枯瘦的女人。这六个人准备在罗孜下车,然后搭乘牛皮船到仲去。五点左右汽车到了罗孜。六个人下车后从车顶上取行李,几名乘客下来看他们卸行李,还有几个男乘客哼着不伦不类的调子站在路边撒尿。肥胖的司机提了提裤子,大声说:“到家了,抱着老婆睡个安稳觉吧,可别串错了门。”又是一阵粗鲁的大笑。

车子呻吟着,徐徐向前驶去。

老太婆背起圆鼓鼓的麻袋从公路上往江边的渡口走,壮汉把东西驮到背上,用绳子在腰间捆住,搀扶病重的女人也往江边走去,随后是小女孩和被行李压得喘气的两个小伙子。现在虽然是雨滴欢快飘落的夏季,罗孜的山却是光秃秃的,岩石散发着孤寂、落漠的气息,要不是能看到河对面船夫的房子旁有棵绿树的话,我们的意识里总会认为现在还是萧瑟的



1



罗孜的船夫



冬天呢。他们卸下行李，向江对面高声喊叫：“喂——把船开过来——”

“喂——船夫——”一次又一次地呼唤，江对岸却一片沉寂，没有应和声。岗祖沮丧地骂道：“死老头，怎么不应？”壮汉满脸的平静，他让病女人靠在行李上，自己盘腿坐在了旁边。“休息一下，要是船夫看到这里有人，会把牛皮船开过来的。”壮汉没有表情，声音也是冷冷的。他们全都无奈地坐了下来。

沉默。惟有江水奔流的声音。

壮汉从藏装的怀里取出装药的小瓶子，拧开盖子，往拇指上倒点灰色的鼻烟粉，“啞——啞——”地往鼻孔里吸，嘴里吐出淡淡的烟雾来。两个年轻人的烟瘾也诱引了上来，他们掏出烟，抽了起来。

又是一阵让人煎熬的沉默。

年轻气盛的达瓦无法承受漫长的等待，站起身用最大的音量吼道：“老头，老头，你死了吗？”

小女孩拣起一块石子往江水里扔，咕嘟了一声。壮汉伸了伸懒腰，捋了一下胡子，依旧冷冷地说：“小伙子，忍吧。渴了可以从江里舀点水喝，饿了我可以给你一点吃的。”

“这样要等到什么时候，过了江我们还要赶一段路呢。”

“我相信水到渠自成。要是不到时候，你喊破嗓子也是白费。”

“我不信那家里没一个人。”

“只有老船夫，很孤独的。”老太婆开了口。

一切又恢复到了平静。病女人咳了几下。壮汉站起来，从怀兜里取出一个塑料小碗，再从江里舀了一碗水，递到她的嘴边。水喝完了，他把碗又揣到怀兜里。病女人声音细软地问壮汉：“我们要等多久？”壮汉摸了摸女人的头，没有回答。

老太婆从包里拿出糌粑口袋、青稞酒、饼子，叫他们一起来吃。壮汉和两个年轻人也拿出自己的那一份，达瓦另外有两瓶啤酒。所有的东西摆好以后壮汉要了一碗啤酒。一口喝了一大半，吐出来，连声说：“有股怪味，难喝死了。”人们大声笑了起来。

当他们吃好东西，开始收拾的时候，病女人焦虑地问：“江那边只有那个老船夫吗？要是他不在我们岂不就过不了江吗？”

那些收拾东西的手僵硬地停住了，各个面面相觑，谁都不吭一声。

壮汉清了清嗓子：我就给你们讲讲这老船夫的故事。人生是多么的无

常啊……

老船夫曾经有一个女儿。他们俩相依为命，船夫对女儿更是溺爱到了极点。他每次跟翻滚的江水搏斗，心里总是兴奋、愉快，这样他可以赚点钱，可以让女儿穿得体面一些，吃得好一点。可好景不长，这种宁祥和睦被打碎了。那是六年前的事，一个粗壮、豪爽的康巴商人来到了渡口，过江后因为天色将黑，就借宿在船夫的家里。康巴商人给这家人讲述了许多未曾听说过的新奇古怪的事情。在混浊不清的油灯底下康巴商人滔滔不绝地讲。嘿，鬼东西。一个这么大的方盒子里，一大群人走来走去，还有汽车、火车、飞机，说了你们也听不懂。火车是长长的东西，跑得跟汽车一样快。飞机在蓝天上倏地飞过去，里面坐着几百号人，翅膀长长的。信吗？我说过你们不信。那叫电视机。可以坐在屋子里看。录音机能把你的声音留住，怪事啊。

船夫的女儿听得入迷，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亲眼看到这一切，激动的涟漪在她心里荡开。船夫对听到的这些，显得很麻木，到了时刻淡淡地说：灯油不多了，睡吧。

康巴商人明早要走，船夫的女儿一想到这，她伤心了。她太崇拜他了，世间的事情他全都知道，说话幽默，作风果敢，他的形象像烙印一样不可抹去。这是爱的初次惊悸吗？她这样问过自己很多遍，但得不到答案。她只感到他走了之后夜晚会很漫长，她会很孤独。将来的每个夜晚不会再听到那些神秘的事情，只有父亲喃喃的祷词和转经筒的声音，在她耳边回荡。她需要他，她无法承受他走后所处的境地。她偷偷地跑出去哭了，随心所欲地，直到情绪稍稍平静下来，才轻手轻脚地回房，倒在垫子上睡觉。

第二天早晨天亮后康巴商人喝了几杯茶，然后收拾行李。她却木头似的呆立，眼睛浮肿，头发凌乱。他没有仔细地看她，也没有一句问话，背着行李往仲方向走去。她无声地跟在后头，脚底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走了一段后他停住了脚，回过头来望着她，取下腰间的银刀交到她的手里，说：回去吧。我还会回来的，愿意的话我还会借宿在你们家里。她的泪滴落在刀鞘上，点了点头。他走了，而她站了许久，直到康巴人从山嘴边消失。

一个月之后康巴商人回来了。她却哭了。船夫答应借宿给他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康巴商人也来回了好几次。康巴商人最后那次回去时，船夫才知道女儿怀孕了，他流着泪默许他们一道回拉萨。

早晨船夫起来升火，刺眼的烟子使他泪落不止。抹眼泪时他不断地提



3



罗
孜
的
船
夫

醒自己要忍住,不要在女儿面前表露沮丧和痛苦,要让女儿心情快乐地离开这里。

你这不争气的眼睛快停止流泪。他说。

茶烧好后叫醒他们喝茶、吃饭。上牛皮船的时候船夫取下脖子上的亚玛脑挂在女儿的脖子上。划到对岸牛皮船从水里捞起,底朝天的放在岩石上。船夫背起行李步伐沉重地向前走。

走了。

他们搭车走了。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。他孤零零地站立。最后船夫忍不住跪着大声哭喊,直到伤痛、怨愤全部发泄完为止。他站起,蹒跚地向渡口走去。

从那以后他变了,无论河对岸有没有人,每天早晨把牛皮船划过来,坐在我们现在坐的地方,抽鼻烟,静静地待上一阵,又划回去。下午又划过来,上到公路上等汽车,一辆辆汽车从身旁开走,没有一辆停在他的身旁。船夫耷拉着头,从马路上顺着陡坡下去,走到江边动作迟缓地钻到牛皮船里去。

平时寡言的他,每次搭到人的时候习惯性地先要问一声:今天是几月几号?

还有六个月。

还有二个月。

开春时节到了,清晨的风寒冷刺骨,船夫却站在高处眺望寂静的公路;夜晚不顾清冷,他要等到公路上不再有汽车行驶,才走进自己破旧的石头垒起的房子。这样孤苦地盼望了十几个月,女儿的影子都没有见到。船夫心里忐忑起来:女儿流血过多,或幼子夭折、或者……无数个假设折磨着他。船夫卖掉家里独有的那头牛,匆匆赶往拉萨寻找女儿去了。

一路上他不停地祈求神灵保佑。旁人问他话,他简要地回答,而后那瘦瘪的嘴唇里轻吐出祷词,仿佛不知倦累。张开、合上、张开。

车子停在了拉萨客运站。行人们叽叽喳喳地下了车。船夫下车后背着包茫然不知所措,他在原地东张西望了一会,这里除了汽车就是房子和人。船夫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。他跟在了几个行人后面,他始终与那些人拉开着十几步远的距离。经过一个小巷时,那些人进了一家大院,后来再没有出来。船夫有些茫然,抬头看两边是耸立的高墙,幽深的小巷一直往前延伸,他迷失了方向。船夫卸下包,盘腿坐在地上抽鼻烟。鼻烟缓解了



4



界

他的焦虑情绪,他想好了要继续沿这条小巷往前走。走了一会儿,成群的狗追在他的身后狂吠,刺耳的声音使他的每根神经都绷紧了,他像无家可归的游魂,被野狗追逐、蹂躏。弱小生灵的残暴使他愤怒,拣起石块就砸。狗震慑住了,它们嗷嗷叫着散开了。路经这里的一个小伙子大声斥责:喂,老头,你又不给吃的,凭什么打狗。它们不可怜吗?船夫的怒怨被压制住了,他都不敢瞧一眼这小子,闷着头不耐地向前走。他从头到脚感到一阵冷,那寒气就来自背后。对。他的想象里那些狗和年轻人聚合在一起,用嘲笑的眼神目送他离开。

船夫穿过了小巷,来到大路上,对面有人一过来,他就要问康巴商人和他的女儿,人们惊愕地听完他的叙述,摇摇头,说不认识。有的干脆给他丢下一个,不知道。最后有一位老太婆对他说:老头,你要是找康巴商人的话,就得到八廓街去找。准能找到。船夫听从老太婆的建议到八廓街去找。他坐在一个门槛上,望着来来往往的人流。他在注视这些陌生的面孔时,太阳从西边的山头落了下去,街灯柔和的光亮了起来,转经得人潮踏碎这静穆的时刻。船夫被嘈杂的声音吞没了,看着这源源不断的人群,他只感到头痛。

到了午夜,八廓街变得特别安静。船夫这才感觉饥饿、疲惫。他从包里取出糌粑袋子,用手指抓点糌粑,往嘴里送。没有茶,干咽了一口,堵在喉管处咽不下去。他收拾好糌粑袋子,找个静蔽的地方躺下睡觉。一觉醒来天已亮,船夫揉揉眼睛,看到转经的人络绎不绝,他们在当中寻找康巴商人和女儿。

太阳从东边的山脊后跃升出来,把金光照射在大地上。八廓街里人越聚越多,可这里面没有他要找的人。从他眼前走过的年轻女人都有张粉白的脸蛋,通红的唇,蓬松的头发,绷紧的裤子,硕大的臀部在大庭广众下摆来扭去的,让他惊诧。街道两旁商店鳞次栉比,嚣张的音乐声击打耳膜,使他精神恍惚,焦躁不安。船夫被困在八廓街里,任嘈杂声侵袭他。等到临近中午时,船夫无法忍受这种咄咄逼人的喧嚣,他逃进八廓街边的一座大院里。船夫看到院子中央的自来水管里哗哗地流淌下水,这声音让他干渴难忍。船夫跑到自来水管旁,嘴对着水笼头开始喝,凉水入肚浑身舒畅。他呼了口气,准备再次喝时听到背后有人训斥他。真不懂规矩,你这老头难道不知道这样会把水管弄脏吗?一个满脸怒气的女人提水桶站在后面。船夫回过头微微一笑,算是赔罪。女人理也不理,接着又说,庄稼人,脏兮兮





的。船夫的心被这句话刺痛了,脸色一下苍白。在这些人的眼里他是低贱的,是被人不屑的庄稼汉。他噙着眼泪,落魄地往大门口走去。那女人还在说:呸,一点卫生都不讲……他再次面对八廓街的喧嚣,心却是孤寂的,在这里没有人愿意亲近他,没有人愿意给他安慰,没有人愿意帮助他。船夫忘了自己是来寻找女儿和康巴商人的,他垂头走进大昭寺。

慈祥的佛在殿堂里凝视他,倾听他的喃喃祷颂,倾听他内心的哭泣和对未来的期望。佛的无言对于他是极大的抚慰。船夫慢慢平静了下来,他掏出几年来用辛劳赚来的钱,在每个神像前放钱,跪膝求神道:至尊的三宝啊,保佑我女儿,让我们父女重聚。

船夫从大昭寺里出来,外面很嘈杂,轰轰烈烈的,吆喝声、音乐声、降价声此起彼伏。他对城市生活彻底地绝望了。他在心里对自己说,走吧!远远地离开这繁华但冷漠的地方。这里不适合我,我的归宿在僻静的罗孜。在那里我能听到咆哮的江水声,能看到赭色的山,能闻到风的呜咽。在空旷里独自冥想,没有骚扰,没有歧视,没有冷眼,可以坐在岩石上看日落日升,看月亮走过天际,那里有的是轻松、愉快、宁静。回去吧,在罗孜我才能静下心,在罗孜我才感到安全。

第二天船夫回罗孜了。

他开始消瘦了,眼睛深陷下去,颧骨高高隆起,垂落的头发稀稀疏疏。不知是对女儿的强烈思念引起的,抑或是被岁月折磨成如此的惨状。

壮汉讲到这叹了口气,木然的脸上漾溢出一种温暖的笑,用钦羡的声调说:“我们住的这块土地真神奇,让人牵肠挂肚。”

岗祖怀着怜悯用柔和的声调问:“真是不幸的船夫!从此父女俩没见过面吗?”

“听说那女儿来过几次。”老太婆插话进来。

“和康巴商人一起来的吗?”达瓦问道。

壮汉吸起鼻烟,“啞”的声音特别地刺耳。他拍了拍手,继续讲述他的故事。

那女儿来过,就是船夫回来后的第二年。那时,船夫变得很衰朽了。

有一天,江对岸有个人挥舞着手,大声呼叫。船夫听不到声音,江水太咆哮了。他慢腾腾地背起牛皮船往上游走,到点后把牛皮船放置在江水里,左脚先跨进牛皮船,右脚艰难地抬进牛皮船里,整个姿势很蹩脚。皮船开始被江水冲下去。船夫一旦划起桨来便有了精神,他喘着粗气奋力划

桨。加把劲，用力划到对岸去。再加把劲，用最快的速度靠向江对岸。他的全身微微颤栗，兴奋又浮现在他的脸上。用力，用力。他一直这样催促自己。此刻，他感到松垮的肌肉里又有了力之旋舞，他不再是苍老的人，不再是孤独的衰萎者。他在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存在。

船夫征服了翻滚的江水。他靠岸了。一抬头，他被愣住了，站在岸边的是他日夜想念的女儿。如今她站在船夫的前面，他却不能热情地拥抱。她变了，变得让他感到陌生，变得让他不敢接近。船夫默默地把行李放进牛皮船里，让女儿上船。父女俩划着牛皮船回家。

船夫背着牛皮船在前面走，女儿无言地跟在后面。他们推开门进到房里。女儿站在昏暗的房子里，望着简陋的家具，悲愁涌上心头，泪水潸然而下。她伤心地趴在船夫的肩上，开始嚎啕大哭。船夫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，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许久过后，女儿还在轻声啜泣。船夫望着她问：有想家的时候？你还好吗？

女儿的脸有些苍老：爸爸，我天天都想见你。我很好。

孩子和丈夫呢？

孩子流产后死了。我也跟他分手了。

这次回来是想跟我一起住吗？

不。我没有想过回来。我在拉萨开了个店子，回来的目的是要接你到拉萨去住。

船夫的嘴里蹦出一个不字来，坚决，彻底。

女儿惊呆了。他那爬满皱纹的黝黑的脸上有的是执着和坚硬的表情。

船夫说：我对拉萨已彻底失望了，我对它只有恶心和痛恨。

女儿惊讶地瞪着父亲，全身僵硬。

船夫别过头去，佝偻着身子向三角灶走去。他蹲下来，往灶肚里搁牛粪饼。刺眼的烟子弥漫整个屋子。女儿掏出手绢，把脸给蒙住。

夜幕降临，那盏积了一层污垢的油灯像以往一样发出微弱的光。

船夫盘腿念着经文，手摇转经筒。女儿听着干巴巴、单调的诵经声，感到无聊和不适。她还想再试一次，劝船夫离开这里。

爸爸，要是你跟我到了拉萨的话，每天晚上你都可以坐在亮堂的屋子里看电视。

不去。船夫说完又开始念经。

爸爸，你一个人很孤独的。





有什么孤独。我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孤零零的，死的时候也要孤零零地去。

难道你不想这辈子有一点幸福和安逸的生活吗？

这些都是短暂的东西，我不留恋，只有超脱才是人生的真谛。

不，爸爸。我们应该要通过努力来争取，而不是一味地等待。幸福、快乐在世间。只能靠自己。

船夫放下手中的念珠，生硬地说：自己？人到底有多大能力。人能永远青春常驻吗？永远不死吗？永远不轮回吗？自己。自己。人是脆弱的东西。只有靠神明的保佑，才能从轮回中解脱。

我只为今世。我被贫穷折磨得使理智清醒。我对幻想不寄希望。我相信实实在在的现实。

船夫的脸上现出愠色来：你们就知道舒坦，不知道死亡的恐惧。

她没有注意到船夫表情的变化，继续再说：死有什么惧怕的，只要此生活得实实在在，就够了。

船夫的两只眼里射出愤怒的光，她知趣地停住了。

船夫淡淡地说：很晚了。快睡吧！

父女俩一起过了几天。期间女儿怎样劝他，他都不肯听。当女儿要走的时候，船夫没有一句训导的话。他知道这只是白费口舌。在公路上等车时船夫说了声：你还年轻。

爸爸，放心吧。我会努力奋斗的。我想你的时候，就跑过来看你。

船夫的心里酸溜溜的。

壮汉又要吸鼻烟。小女孩尖声叫道：“看，牛皮船划过来了。”所有人的目光投射过去。一个瘦小的身躯划着牛皮船与湍急的江水搏斗。

怜悯悄悄地在两个年轻人的心里滋长。病女人感到了再生的希望。怀着崇敬和虔诚的心等待的只有壮汉和老太婆。

他们渡了江。天色已近晚上。再赶也赶不到仲。经过商议准备借宿在船夫家里。

大伙围坐在三角灶旁，上面黑黢黢的铝壶嘴里散出茶香来。他们边喝茶，边吃东西。

“船夫，你的岁数也大了，该静下来休息。”岗祖说。

“要是我不干了。人们怎么渡江呀！”

“是的。船夫说的对。要是没有船夫，我们会滞留在江对岸的。”这是

壮汉的声音。老太婆紧跟着说：“是啊船夫。你熟知这江水的脾性，你才能引我们过江。”

船夫干瘦的手抚摸小女孩的脸蛋。小女孩问船夫：“爷爷。没有你，这江还会有吗？”

“小傻瓜。是这汹涌的江水造就了我。人们由于对它感到惧怕，所以才需要我。”

“船夫，罗孜是个荒凉的地方，附近又没有人，你不如到你女儿那里去。”

“城里闹哄哄的，人心也不善。罗孜虽然荒凉，人心却充满爱。”

“……”

他们谈论了很多，午夜时才躺下入睡。

第二天，他们向仲方向进发。一路上交谈着，但谁都没有再提罗孜的船夫。

忘记了吗？或许。人们只有到了渡口并焦急地等待时，才会想起衰弱的船夫。



秋 夜



10



界

这镇子虽然只有二十几家住户,却因气候宜人而颇具盛名。它的两旁群山绵延,被树木裹得很是严实;中间窄窄的开阔地上,茂密地长着青青的羊齿草和一些只有当地人才能叫出名字的野花,还有各种飞禽,它们振翅飞翔,聒噪着落在草地上觅食,镇里的人从不去伤害它们。镇子正中间有条东西走向的宽广笔直的土路,它直插进东面的查松山山嘴便不见了,当地人的房子就修在道路两旁。镇南面的房子后流淌着一条细瘦的,浅浅的小河。无论是冬季的酷寒,还是夏日不止的细雨,这条河水从未枯干,也未泛滥,它温存得像个女人。

一个秋月高悬的晚上,突然从河边传来了震心碎肝的笛声。它合着潺潺的水声溢满了镇子静寂的上空,如泣如诉,特别凄惨。

“唉,这男人。”嘎巴用手指挠挠头说。他的女人往火炉里丢块青枫木,撇嘴瞪了他一眼。嘎巴吐出一口浓痰,用粗裂的手抹下嘴。笛声此刻变得尖锐无比,呼啸着涌进嘎巴的耳朵,震得耳膜都快裂了。嘎巴从简易的木板床上站起,弯躬着身向房门口走去。“嘎巴。”梅朵苍白无力地喊了一声。嘎巴收住脚叹了口气,油灯的光惨淡地照在他单薄的背脊上。嘎巴拉开房门时那笛声已沉寂,月光透过稀薄的雾沐浴着树林和村镇,一切又复归寂静。

嘎巴来到小河边,看见笛手正用左手托着下巴,蓬乱的头发在秋风的吹拂下微微抖动,脸色苍白。

“次塔,回家吧。”嘎巴的声音把笛手次塔从沉思中拽了回来,目光忧郁的眼里噙满咸涩的泪水。

“秋夜真冷。”嘎巴又若有所思地说。次塔将手中的竹笛扔进河中，双手抱住头，肩膀一颤一颤的。嘎巴弓着背把手伸进次塔的腋窝下，次塔顺从地站了起来，走向自己的木屋。嘎巴站在那里，让冷风吹打自己，直到骨髓里头都觉得疼痛时，迈着蹒跚的步子离开。

“他还这样？”嘎巴一进屋梅朵就问。

“没一点改变。”他说。嘎巴向火炉边走去。

梅朵双膝跪地，将火炉上的水壶提下，火舌腾地蹿得老高，屋里一下亮了起来。这亮光照在嘎巴古铜色的面庞上，他脸上的肌肉可怕地抽搐几下。梅朵往火上架好铝锅后拍拍膝盖，漠然地说：“次塔的老婆真的是跟那个司机跑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是的。我都给你说了多少遍了。”嘎巴烤着火，不耐烦地吼道。

“你动火干啥？”女人绷着脸，声音硬梆梆地问。嘎巴没说话，起身离开火炉，身子倒在木床上仰躺着，稍一动弹床便吱吱地发出刺耳的声响。

“他怎么不去找呢？”梅朵接着问。

“为何一定要找回来呢？”嘎巴懒懒地躺在床上反问道。

“因为是自己的女人呀！”她困惑地回答。

嘎巴吐出一口浓痰。“你不懂男人的心。”他带着厌恶的语气说，然后屁股对着女人睡去。

“我不懂？你们男人离不了我们女人，因为你们难耐寂寞，是为了发泄。可过了这一节，我们对于你们只是头使唤的牲畜。你们可从不懂得怜惜。”梅朵说完，心里感到一阵舒畅。虽然她才二十出头，繁重的劳动使她显得疲惫不堪，看上去足有三十多岁。嘎巴没理会她的话，脑子里在想一些让他困惑的事情。梅朵把火炉里的火熄灭掉，吹灭油灯，然后摸黑走到嘎巴的床沿。

此时四周寂静无比，连狗的几声狂吠都显得极其刺耳。梅朵温暖的身子一靠近，嘎巴的欲望燃烧起来，他紧紧地搂住梅朵，女人此时酥软、柔顺，就连那喘气都令他颤栗。他这才猛醒到有了女人，日子才会过得实在。

林 场

随雾霭的升腾，渐渐露出参差错落的木房和那条直挺挺的土路。几头牛晃动脖颈上的铃，拉开了这镇子新的一天序幕。这清脆的铃声传到次塔





的耳朵里，他在床上将疲倦的身子翻转过来，目光暗淡地瞅着木窗里射进来的亮光。次塔磨磨蹭蹭地从床上爬起，提着裤子，光脚跑出去方便。外面草尖上的露珠，使他从脚跟到后脑勺的神经彻骨地痛。他匆匆跑进屋，套个脑袋钻进被窝里。屋子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一张看不到木纹的黑床占据了较大的空间，屋中央摆着三条腿的铁炉，上面有黑乎乎的铝锅，旁边还横七竖八地丢着一些干柴。此刻这房子里冷森森的，毫无暖意。

外面开始有人走动，并不时传来叫喊声。

一缕阳光从木窗外照射进来，恰好光柱落在铁炉上。次塔的房门“吱呀”地开了，嘎巴的半个脑袋探进来，喊道，“喂！”声音带点沙哑，但响亮。次塔支棱起耳朵，没有应声。“喂！”又喊了一声。次塔这才慢条斯理地说，“啥事？”

嘎巴跨进门槛，一脸兴奋地说：“次塔，我要到松瓦林场去干活。你去吗？”他说完屁股坐在地上，两腿勾拢，接着又说，“能挣好多钱。”

“有了钱又怎样？”次塔无力地从被窝里探出半截身子说，开始在枕头边寻找破旧的衬衣，套在了身上。

“有了钱可以买粮食，买牛啊。”嘎巴坐在地上，引诱似地对他说。

“有了这些又怎样？现在只剩下赤条条的一个我了，挣钱做啥！”他说话时的表情冷漠而残酷。

嘎巴识趣地没有再开口。两个人耷拉个脑袋沉默着，到后来还是嘎巴从怀里取出一支竹笛，递到他的眼前。

“吹支曲子吧！”嘎巴央求道。

“我不吹。”

“这一去可能要半年多，这段时间再也听不到你的笛声了。”

次塔眉头皱了皱，吁口气，把竹笛接了过去。他用舌头舔舔干巴巴的嘴唇，将笛子托到唇边。次塔嘴里轻轻吹出的气，顷刻间化成柔美的音律从笛孔里飘出。这声音是他感情的泄露，是他赋予了它鲜活的生命，使他们活跃起来。这里面有声嘶力竭的呼喊，有咄咄逼人的指责，有冷冷的嘲笑，有疯狂的爱恋，有悲痛欲绝的哀伤。旋律悠悠扬扬地飘进耳朵里，震荡着心灵。一曲完后，两个男人沉下脸，默默无语。

嘎巴用恳求的目光望着次塔，两人相视片刻，次塔的头低垂下去，用一种无奈的声调问：“松瓦林场还要劳力吗？”

“要。要的。”嘎巴急忙应和。

“我想离开这个地方。”接着是一阵长久的沉默。

“我们一同去松瓦林场,也好有个照应。”嘎巴说完起身离开了次塔的房子。

斧头每砍在树上便有响亮的“空——空——”声回荡,还有一片片雪白的木屑飞溅在砍伐者的脚前。次塔往手心里吐了吐口水,抡起斧头砍伐一棵硕大的松柏。他的脸上被汗水留下了一道道线。太阳毒花花地正当头,灼得人汗如泉涌。次塔干脆脱下被汗渍侵蚀后变黄的衬衣,用它胡乱地抹了把脸,而后甩在地上。古铜色的身子上沾着一些细碎的木屑。“空——空——”的声音夹着伐木工演唱的情歌,回荡在松瓦林场的上空。

在一个美好的夜晚,

我坐在芬芳的桃树下,

但昏睡使我错过了良机,

没有把桃子吃到嘴里。

……

演唱的声音朴实自然,伐木工们用歌声驱散着疲劳,用歌声使自己忘却繁重的劳动。

一声哨响,伐木工们收拾工具,陆陆续续来到烧茶的地方。这儿有一条清澈的水从山上的树林里流泻下来,伐木工们用这水洗净脸上手上的汗渍,然后从包里拿出糌粑袋子和木碗开始吃午饭。伐木工们喜欢围着火堆坐,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谈些无聊透顶的笑话,午饭是在一片嘈杂声中进行的。吃过午饭,他们还要喝一会茶。茶喝完,又得提着砍伐工具继续工作。休息对于他们来讲是个奢侈,因为他们长年累月地惯于劳动,惯于同艰苦的自然环境抗争。要是稍微懒惰一下,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。

太阳从西边的山头落下去时,一片橘红色的晚霞炽炽地燃烧着,还有徐风缓缓吹来。伐木工们扛着砍伐工具,唱着清丽的山歌,循着一条“之”字形的山路下去。嘎巴不知何时走到了次塔的背后,他困乏地说:“次塔吃饭去。”嘎巴的左肩上扛着一把斧头,身上是褪了色的破烂衣服,脚指头毫无顾忌地从球鞋里露出。次塔弯腰拣起衬衣抖了抖,跟在嘎巴的屁股后面。他们循着山路下去,走到较缓的陡坡,穿过平地上堆放齐整的一座座木头堆,来到砍伐者的营地。这里有一排门朝东的简易木排房,共有四间。他俩把斧头立在第三间房门口。进入的房子里光线黯淡,有股难闻的汗臭和脚气味。



13



秋
夜